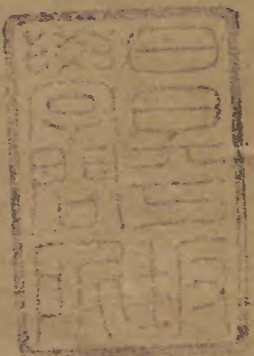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續六

晋史乘

下



漢書門			
三	一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三	
七		一	
〇		四	
函		五	
一	三	架	類
架	冊	號	

乙集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45	
冊數	31(6)		
函號	370	3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晉史乘目錄

從亡

野人與塊

釐負羈

楚享

對秦使

盟河

赦寺人

里鳧須

淺草文庫

晉史乘

目錄

反國行賞

介子推

大蛇阻道

勤王

襄王賜命

請隧

出陽民

斬顛頡

伐原

舉原令

伐衛

取五鹿

號亡

分曹地

釋曹伯

伐鄭

釋鄭圍

伐宋

伐鄴

伐楚先兆

退舍敗楚

敗楚行賞

結履

憂勝楚

釋衛侯

用民

會盟

救饑

宰人上炙

逐獸

失麋

舉冀缺

西河守

登隧

國難

種米

封狐文豹

問政

原季

李離

傅謹

益曰季宅

日食

目錄終

晉史乘

武林吾衍子行校 黃嘉惠閱

從亡

文公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為太子時文公固已成
人矣獻公即位文公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
齊故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趨
殺文公文公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文公遂奔狄狄
其母國也是時文公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

野人與塊

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舅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知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釐負羈

文公出亡過曹共公聞其駢脅使袒而浴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

足以相國若以相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餐置璧焉文公受其餐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克之令三軍毋入釐負羈之里

楚享

文公亡之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晉史
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對秦使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文公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文公對客曰君惠弔亡人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又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繆公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乃送文公反晉

盟河

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
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
三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
國乎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茵席所以臥也而君捐之
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君後之臣聞國
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
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
利害不與舅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

赦寺人披

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又退軍於郇狐偃及秦晉之
大夫盟於郇公子遂如晉師入曲沃朝於武宮殺懷
公於高粱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
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
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
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

三史乘
四
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旣而公宮果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里鳧須

文公出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亡文公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及文公反國國中多不附文公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里鳧須曰

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

國大寧

反國行賞

文公亡時陶叔狐從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舅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二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君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舅犯言於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介子推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

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
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
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
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
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
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
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
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
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

三月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誰之永號
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
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大蛇阻道

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
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
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
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
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

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齊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歛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之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天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勤王

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於魯於晉於秦其明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皇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辭秦師

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而殺之於隰城戊午文公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

襄王賜命

襄王享醴命文公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文公爲方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文公三辭從命

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請隧

文公既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

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出陽民

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

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令。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成。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斬頡頏

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

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今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子于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裨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以其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伐原

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君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

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
衛者信也

舉原令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
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
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
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
壺餐之故信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
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
恃吾不可欺也

伐衛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
笑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
乃止引師而還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取五鹿

文公問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
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

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爲
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
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
之謀也。郤穀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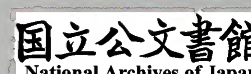
號亡

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
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
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輟田
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

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
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
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分曹地

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禧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館人告之曰：晉始霸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
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
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不速行。魯之班長而
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



諸侯爲多反。旣受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
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
今一言而闢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釋曹伯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伐鄭

文公過鄭，鄭公不禮。被瞻諫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賢
者也，君不禮焉，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不
如殺之。鄭君不聽。晉國旣定，乃興師伐鄭。鄭人以名
寶行成，公弗許。曰：子我被瞻而師還，被瞻曰：不若以
臣子之鄭。君曰：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身以免國，臣願
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曰：臣願盡辭而死。
公聽其辭，瞻曰：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請就

熹乃據鼎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其君故將熹公謝焉乃罷而歸之鄭鄭以之爲將軍

釋鄭圍

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鄭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

鄭旣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今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

也亦去之

伐宋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伐鄴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公召邾虎曰衰言所以勝鄴今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邾虎

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邾虎不敢固辭乃受賞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

伐楚先兆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慧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我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我欲與戰子以為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慧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退舍敗楚

文公與楚相子玉戰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
且楚老矣子犯曰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曲在彼矣退三舍子玉使鬬勃請戰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文
公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
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敢煩大夫
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文公登介
萃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
益其兵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敗楚行賞

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舅犯舅犯對曰服義

晉史乘
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偷利而後無復。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結履

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憂勝楚

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

釋衛侯

文公大敗楚衛成公聞之出奔楚晉立其弟叔武攝君事无咺相之衛侯自楚反而疑其弟曰叔武篡我无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終殺叔武无咺走之晉而訟其君晉侯執衛侯歸於京師寘諸深室寘武職納橐籥焉文公使醫酖衛侯寤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乃釋衛侯

用民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

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郤溱佐之舅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會盟

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

晉書 卷之五十一
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
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
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
無佐也

救饑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
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
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
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
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
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宰人上炙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
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
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
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
二也奉熾鑪炭火盡赤紅及炙熱而髮不燒臣之罪
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

譙之果乃誅之

逐獸

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
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
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
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
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鼃
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
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

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
社稷，周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
君不敬社稷，不周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
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失麋

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
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之，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聞而

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樂武子。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公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舉冀缺

晉田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以先茅之縣賞胥臣。

西河守

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

之讎也。美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謝子也。

登隧

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

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援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國難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種米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於冀缺，對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

末也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慧不知稼穡微子之言惑其不解乎冀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晉國之福也

封狐文豹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問政

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原季

文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

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而不可廢也。且居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李離

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趨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

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而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

傳謹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蘧篚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矓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

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縛籬條蒙矇侏儒扶盧矇矓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喬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邛浦而後大

益曰季宅

文公見曰季其廟傳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勿奪農功

日食

文公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昏焉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公曰善乃舉善政而行之國大治

